

叶中央：到灯塔去！

这是一个灯塔世家，从他的祖父到他的孙子，世代都是燃灯者守灯人
难以望穿的孤独，在他生命的航行中扮演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角色

“把生命献给了光明”

“我一辈子的工作，就是给大海燃灯，让航
船平安回家，却没有让自己的亲人平安归来。”

鱼腥脑灯塔，伫立于舟山群
岛中火山列岛最西边的鱼腥脑岛
之颠，在岱山以西约12海里处。这
是一座黑色石砌圆塔，由英国人
赫特建于清同治11年(1872年)。

就在这座灯塔下，叶中央的
父亲、灯塔守者叶阿岳“把生命
献给了光明”。那个痛苦的清晨
是叶中央生命记忆的起点。

1944年，叶中央5岁。他和
父亲一起生活在父亲驻守的鱼腥
脑灯塔上。10月的一个凌晨，
台风骤至。停泊在灯塔下定期送
生活物资的小船，在暴怒的海面
上载沉载浮。

紧急之下，船老大喊叫灯塔
工救援，叶阿岳冲出灯塔，一头扎
进狂风暴雨中。他想把小船转到
背风处。突然，一个海浪扑来，船
被打翻，叶阿岳被卷入大海。

当时，叶阿岳的妻子因为担
心丈夫，带着孩子站到半山腰远
远看着。叶中央记得，船老大被
浪打到岛边抱住了礁石，随后一
个浪把父亲翻到水面上，他挣扎
着去抱礁石却抱不住。又一个浪
，直接把人打闷到水里。在唾
洒以好水性出名的叶阿岳，却再
也没有浮上水面。

眼睁睁看着父亲挣扎、沉没，
听着母亲呼天抢地，叶中央仿佛
一瞬间长大了。他说，从那一天
起，他记住了海岛上所有的事。

20岁那年，爷爷说：“到灯
塔去吧！”叶中央也成了一名灯
塔工。



叶中央

“处境岑寂，与世隔绝，一
灯孤悬，四周幽暗，海风挟势以
狂吼，怒潮排空而袭击，时有船
只覆没之惨，常闻舟子呼援之
声，气象险恶，诚足以惊世而骇
俗也。”《中国沿海灯塔志》里
刻画的这种气象险恶的命运，再
次无情地打击了年轻的叶中央。
1971年春节前夕，三星岛，为
了让其他灯塔工能回家过年，他
主动留在了岛上。

他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整
整一年没有见到家人的他，稍信
让妻子带着两个女儿来岛上过
年。然而，等来的是噩耗：在来
岛的途中，妻子乘坐的船翻了，
五人遇难，包括年仅29岁的妻
子和5岁的小女儿。打捞上来时，
妻子还死死地抱着小女儿。

如塔石般坚强的汉子肝肠寸
断。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守塔
上，每年只有15天假期，只能
回一次家，繁重的家务落在了妻
子身上，贤惠的她很少有怨言，
总是默默承受。聪明伶俐的小女
儿是他的掌上明珠，难得的几次
相聚，总是一碰面，扬起可爱的
笑脸，问他要糖吃。

一连数月，悔恨、自责，
让叶中央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
拔。他几乎每天带上一把糖，
去妻女的坟头，一坐就是几个
小时。大家劝他，不要再留在
荒岛上了，家里还有一儿一女
需要他照料呢。

叶中央动摇了，他开始寻找
下岛后的工作。但每当夜深人
静，他的眼前总会闪烁灯塔的
光芒。光线穿过雾层，莹然，灿
然，直射到心上来，如招呼，如
接引。这是灯塔在召唤，没有别
的办法，只有奔向它。

只是这回，他希望换个值守
的岛，去爷爷守过的白节山岛。

上个月的一个晴日，我坐在
叶中央的面前，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缓缓地说：“我一辈子的工作，
就是给大海燃灯，让航船平安
回家，却没有让自己的亲人平安
归来。”

在岛上，狗都会忧郁

他学会了吸烟，心里憋闷时，烟不离手，
一天能吸掉3包香烟。他还翻烂了3本字典。

叶家第一代守塔人——叶中央的
祖父，在清光绪年间离开故乡酒礁岛，
踏上白节山，成了中国第一代灯塔工。
而叶中央在这片被大海围困的土地上，
像一只孤独的海鸥一样默默守了25个
年头，白节也成了他守塔时间最长的一
座灯塔。

当时守塔工作繁琐而单调：塔身要
定期打漆，机器定期保养、维修，每个
小时就要上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唯有如此，灯塔才能发光。

台风夜，狂暴的海风带着恐怖的尖
啸声横扫过来，给塔灯上弦的时间到了。
“人在灯亮”，这是灯塔人守岛的庄严使
命。叶中央冲进时速130公里的台风，抓
住值班室和灯塔之间拴着的“安全绳”，
在风雨中艰难爬行。在这危险的海岸上，
100米长的路，爬了足足半个小时，腿
上手上全被尖利的礁石割破了。

岛上没有淡水，吃的用的全靠雨
天蓄下的雨水，这雨水储久了，喝多了
容易生病。遇上台风天，补给船无法
过来，断粮断菜是常事。叶中央说，有
一次一个

月没来补给，只能用酱油汤泡饭。最惨
的一次，岛上5个男人7天全部的伙食，
竟是一个约5公斤重的冬瓜。

他学会了吸烟。心里憋闷时，烟不
离手，叶中央一天能吸掉3包香烟。他
还翻烂了3本字典。

灯塔用潮水弹奏着大海，无人倾
听的夜曲。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除
了灯塔，只有灯塔工。在岛上，狗都
会忧郁。

儿子出生时，叶中央都没有能陪
在床边。直到7个月之后放假回家，
邻居把婴儿和别人家的抱在一起问一
脸惊讶的他：认得出哪个是你儿子吗？

叶中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上海
领奖的时候，面对繁华的街道，迈不
过马路的脚步。

难以望穿的孤独，在他生命的航
行中扮演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角色？“如
果我要在事业和亲人面前做出选择，
我会选择亲人。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
遗憾。”叶中央无法释怀，“我总是常
常想起他们。电视看着看着就伤心，
想到他们连电视机都没有见过……”

“到灯塔去吧”

孙子叶超群说：“他(爷爷)一直坚守着的
不止是这些灯塔，还有那些他所爱的人。”



孙儿叶超群要上岛了，叶中央免不了叮嘱几句。 记者 刘波 摄

1984年，上海航道局镇海航标区
招收灯塔工。报名人数不足，叶中
央想起了高中毕业后在家开拖拉机的
儿子叶静虎。他对儿子说：“到灯
塔去吧。”

叶静虎想不通：自己收入不错，
干嘛要去灯塔受苦？“父亲就劝我
说，你的祖父解放前就是灯塔工，
守了一辈子，你小时候不是很喜欢
看灯塔吗？如果你不去，也要有人
去，却没你对灯塔了解，你不去谁
去呢？”

上岛之后的艰苦仍然超出叶静
虎的想象。所有的事都要靠自己。
叶静虎在铲油漆时，铁锈把裸露的
皮肤刺得血迹斑斑，高温天热得没
法穿衣服。岛礁上缺少泥土，腿
肿胀。每次回大岛，他都要背些泥
土过去，晚上铺在席子底下，腿
肿胀才好受些。

2013年，孙子叶超群登上了七
里屿灯塔。叶超群无法说出到底是
什么力量推动他摒弃车水马龙的城市
生活，来到几近荒芜的海岛上守塔。

“到灯塔去吧”，这在其他家庭
可能是会遇到阻挠的事情，在他的家
族来说，似乎更像是命运的昭示。他
觉得可能是受爷爷和爸爸的影响太
深了。

他说，小时候爷爷从来不给他讲
什么童话故事，爷爷的故事都是亲
身经历的：他和同事们在小岛石缝
间开荒种菜，解决岛上没蔬菜吃的
问题；夏天爬

上几十米高的塔顶，忍受骄阳炙烤
擦拭灯塔透镜；在台风中亲手接生
下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取名叫“灯
娇”……

叶超群记得小学时宁波的乡土教
材，其中有一课讲的就是他爷爷的
故事。“这是我一生中不可磨灭的
一道记忆。”

叶中央时代的灯塔中浮在水银
上的牛眼透镜，如今已经更迭成了
叶超群时代的自动化的灯塔，与世
隔绝的生活环境也变成了网络通讯
信号全覆盖。一切似乎都变样了，
不变的是守护本身。“很多渔民
跟我说，在海上他们一望见灯塔
的光，心里就踏实了，因为知道
马上就要到家了！”

叶超群懂爷爷。他说：“那些事
我都是从报纸上、学校的乡土教材
里看到的。也许正是因为爷爷失去
的那些至亲，他才把更多的时间花
在工作上，他一直坚守着的也不
止是这些灯塔，还有那些他所爱
的人。”

“看灯塔是一种最伟大、最高尚，
而又最富有诗意的生活……”这是
冰心年少时希望成为一名守塔者
的剖白。1923年8月，冰心在太
平的洋的船上写道：“祝福有海
水处无数塔中的燃灯者！愿海水
向他长绿，愿海山向他长青！愿
他们知道自己是这一隅岛国上无
冠的帝王，只对他们，我愿致无
上的颂扬与羡慕！”



“如果你被禁锢在一片网球场大小的岩石上，一困就是一个月，在暴风雨的季节也许更长一点，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如果你结了婚，你看不到自己的妻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女情况如何……”英国著名作家伍尔夫在小说《到灯塔去》里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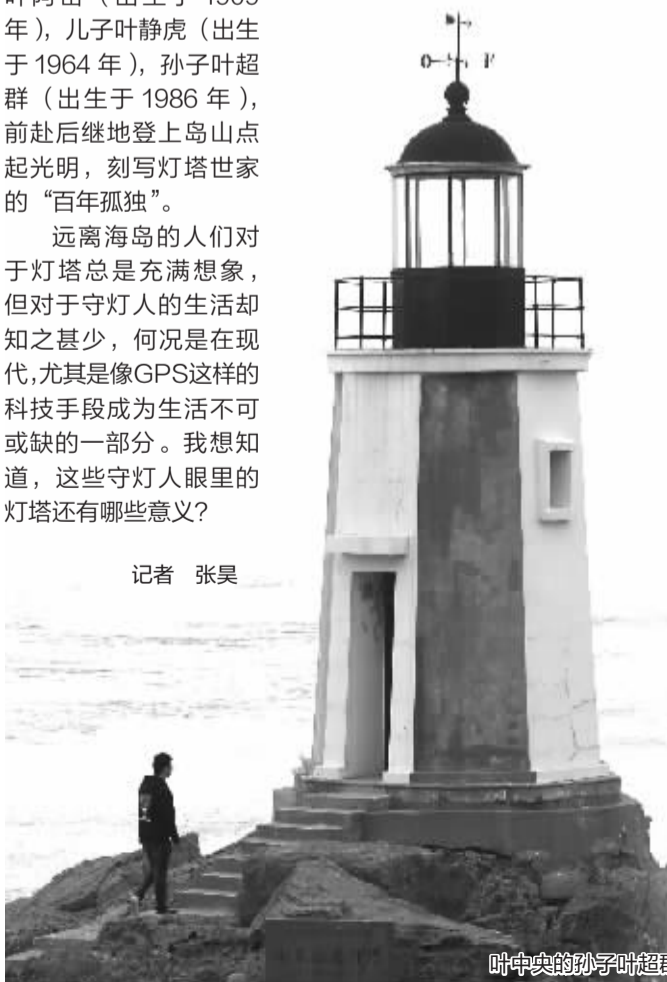
而对于叶中央来说，这是他41年在孤岛上守护灯塔的所有的真实生活。

出生于1940年的叶中央从21岁开始正式上塔，辗转守护过浙东海域半洋、花鸟、白节山、鱼腥脑、菜花、七里屿、太平、大排山等近十座灯塔，用闪烁的光亮温暖了一个个航道。

在绵延一个多世纪里，他的祖父叶来荣(出生于1881年)、父亲叶阿岳(出生于1909年)、儿子叶静虎(出生于1964年)、孙子叶超群(出生于1986年)，前赴后继地登上岛山点亮光明，刻写灯塔世家的“百年孤独”。

远离海岛的人们对于灯塔总是充满想象，但对于守灯人的生活却知之甚少，何况是在现代，尤其是像GPS这样的科技手段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想知道，这些守灯人眼里的灯塔还有哪些意义？

记者 张昊



叶中央的孙子叶超群登上七里屿灯塔。